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十二回 香元參禪難喪吾 太宗降詔討突厥

卻說尉遲恭在西陵城右，監修西寺，二年工成。尉遲即差人去請八位賢士，齊到寺中盤桓。擇了吉日，請喪吾升座說法。本寺住持香元和尚，上前說道：「小僧自幼在本寺出家。清規戒律並無過犯，紫書丹經、佛典道卷，無不明白。今皇太后洪恩，公爺修造，於佛有光，與僧有緣。待小僧升座說法解經，果有不明之處。然後讓於喪吾不遲。」尉遲恭道：「知不如好，好不如樂，恐爾道行不及喪吾。我明日出一偈言，爾等依韻而和，看是誰高誰下，就不要爭論。」香元不敢再爭，退入禪堂，翻看經書，一夜不睡。到了次日，尉遲恭坐在客堂，請八位賢士并本寺住持，齊來敘說。相見禮畢，依次而坐。尉遲恭道：「我有偈言一首，求喪吾、醉月、慧參、香元四位太爺，依韻而和，明日升座說法，以此為試。」眾賢士齊聲道：「請公爺佳作一觀。」尉遲即寫出道：

心月朗月連天淨，性似寒潭止水同。

十二時中宮覺照，休教昧了主人翁。

香元和尚即和云：

春來花發上林紅，草色青青天地同。

風月有情誰作主，危樓高坐老家翁。

喪吾對尉遲恭道：「今看香元大師佳作，佛經道典，包括殆盡，我等萬不能及，貧僧不敢再贊一詞。」尉遲恭道：「爾吾交情猶如兄弟，況是筆墨酬答，何必過謙。」喪吾不好卻意，祇得提筆寫道：

本來非色亦非空，月映波心萬派同。

不盡東風今有主，漁舟端坐老蓑翁。

慧參尼僧和云：

生意融融春色重，心如穀種機相同。

耕耘不費人間力，學個天真爛漫翁。

醉月長老和云：

無忘無助學真空，一念圓通萬法同。

太極中間存一點，六根斷絕見真翁。

尉遲恭將四人所作，一一看完，便對眾人道：「醉月、慧參二師所作，風韻高超流俗，不若喪吾清逸自然。香元則矜持太重，尚未脫化。明日當推喪吾老師升座說法。」眾皆曰：「公爺所論極是。」

過了一夜，次日，尉遲恭吩咐將寺門大開，許百姓進來觀看。到了巳牌時候，寺中鼓樂喧天，笙管齊鳴。眾賢士扶喪吾禮佛升座，尉遲恭同文武官員向前稽首，口稱：「請大和尚談經演教，代佛宣化。」喪吾合掌道：「佛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靈山不遠，即是心頭。《金剛經》云：無人相，是空色之法；無我相，是空欲之法；無眾生相，是空世之法；無壽者相，是空生死之法。《太上清淨經》，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；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；遠觀於物，物無其物。此乃太上教人空心、空身、空世之法也。子細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，則與太虛同體，一切俱空。這就是南無不二法門。夫子溫良恭儉讓，與四時合其序，便是真阿彌陀佛也。」

香元和尚合掌參求道：「啟問大師，何為華池？何為神水？如何謂火裏種蓮花？」喪吾答曰：「性善若水，神明之德，故曰神水。性過於心中，故曰華池。煉心見性，曰火裏生蓮花。蓮花上端坐著一個金光真人，是性中立命，是性命雙修大道也。」

香元又問道：「如何為水火既濟？白雪黃芽，是何藥物？」喪吾答曰：「心為火，性為水。心與道依，則水火既濟；心與道違，則水火相歧矣。性光皎潔如雪，命宗其色如金，性光普照，命宗密藏，故曰白雪黃芽。」

香元又問道：「如何為乾坤交泰，聖日聖月？」喪吾答曰：「《易》云：乾為首，坤為腹，三華聚頂，五氣朝元，此乃後天。乾坤交泰，猶是小乘伎倆。天命之性，其德配乾，父母意感而生我，其德配坤。鍊我真意，歸我真性，方稱先天。乾坤交泰，立見本來面目。聖日聖月，不過性命之餘光耳。」

香元又問曰：「真性在何處找尋？」喪吾答曰：「思慮之神，道家謂之識神，儒家謂之人心，佛家謂之密多心，數學謂之戊。性天中本來面目，道云元神，佛云如來相，儒云道心，數學云已。其實是性天中之性地。欲見性天中清風皓月，先尋此性地立腳。立得腳住，方能見性天，這就是真意也，就是玄關一竅也。」

香元又問道：「弟子敢問：人心、道心在何處分界限？」喪吾對曰：「人心、道心，向靜而又靜之中，自然有個界限，分出表裏。古語云：不無不有，正當中道心也。比如以日月為道心，則風雲雷雨人心也。以天為道心，則日月星人心也。以太虛為道心，則有形跡之天，又人心也。佛云：無而不無，空即是色。道心也，元神也，有而不有，色即是空。人心也，識神也。逐得識神開，纔見元神來。就是本來面目了。」

香元又問道：「本來面目，佛云金容瑞相，仙云歷劫元神，此胎從何處結成？與玄珠罔象，有分別無分別？」喪吾答曰：「本來面目，靜則與太虛同體，無形無象。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，故云元珠罔象。動則週遊六合，與神無異，故有天仙之稱。凡胎繫於中黃宮之下，自產門而出；聖胎結於中黃宮之上，自頂門而升。此是明心見性之後，末了一著工夫，不求而知也。」

香元又問道：「舍利子究竟是何物？」喪吾答曰：「凡人身為舍，心為利子；至人心為舍，神為利子。至性中間一點靈光，非舍利子而何？故云舍利子是諸法空相。未生天地以前，先有一點金光，居混沌之中，為太極之根。惟我佛祖如來、道祖元始、大成至聖三大聖人，其足道以配之，非值配天配地而已也。」

香元又問道：「佛教行於西域，聖道行於東魯，觀音菩薩顯於南海，真武祖師行道於北天，老子興道於中土，是何故？」喪吾曰：「西方之氣，殺氣也。我佛順其氣之自然而立教。絕人事，割恩愛，戒妄想，除嗔怒，息邪淫，習靜定，空色相，其道絕滅。東方之氣，生氣也。孔子順其氣之自然而立教。施人義，親五倫，齊國家，平天下，其道文明。其土之氣瀟而平直，故老子之教，善下而勝上，善柔而勝剛，善後而勝前，故無為而不爭。其德配戊己，其道尚清虛。真武祖師鎮治北天，掌握雷霆，號令瘟疫，善惡報應。其象為坎，故稱玄天上帝。觀音大士居南海之中，普陀崖下。其象為離，如人之有心，關一身之痛癢；如天之有日，照萬國之世界。所以這個菩薩，感應最速，慈悲最大，呼之即應，求之即來。故有觀世音救苦救難之稱。」

香元又問道：「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，弟子敢問鬼神情狀，究竟是如何樣子？」喪吾答曰：「鬼神者，聰明正直而一者也。太上曰：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佛教曰：不二法門。孔子云：吾道一以貫之。一字就是鬼神情狀。」

香元道：「求大和尚把這個一字情形，刻畫出來，不枉今日說法一場。」喪吾答云：「聖王之心一於民，惟恐其弗安。忠臣之心一於君，惟恐其弗正。孝子之心一於親，惟恐其弗悅。烈女之性一於夫，惟恐其弗順。慈母之心一於赤子，惟恐其弗調。君子之心一於性，惟恐其弗盡。小人之心一於利，惟恐其弗得。《大學》曰：在止於至善，於至善而止之。一之情狀，鬼神之情狀，豈有他哉！」

香元又問道：「究竟心何以能明？性何以能見？」喪吾答曰：「天之生人，理以成性，氣以成形。理之循環靡盡，善之默寓無窮。心為欲蔽，則昧理愧天，應物不當，故心不明，性不見。莊子曰：嗜慾深者天機淺，是也。心明則性見，非先明了心，然後再去見性。心暫明，則性暫見，心常明，則性常見。聖人教心克己復禮，是一氣工夫。道家喻言火候，進陽火，退陰符，亦不可作兩

樣看。」

喪吾道罷，香元和尚不敢再求，祇得叩頭道：「弟子願皈依吾師門下，備灑掃之役。」忽然天鼓大鳴，金花墜地，彩雲繞殿，異香遍座。喪吾忙下法座，同大眾望天再拜。叩畢，尉遲恭請喪吾並八位賢士，退入方丈歇息去了。盤桓數日，尉遲恭又請八賢齊上大悟山，遊覽十日，遺書於寶林，教他教應朱天錫、天祿、楊琰三人，與八賢珍重而別，卻悄悄的上京去了。

卻說太宗皇帝一日早朝，黃門官奏道：「鄂國公尉遲恭自湖廣回京，在午門候旨。」太宗聽奏，遂大喜道：「宣他上殿。」尉遲恭三呼禮畢，太宗道：「卿往湖廣，不覺五年，使開國老臣不遑安處，朕之過也。明日當設宴於凌煙閣，與卿為勞。」尉遲恭奏曰：「臣身在湖廣，心在京都，神馳陛下左右矣。願陛下遠酒色，親大臣，治益求治，安益求安。臣雖殺身，不足以報陛下何勞之有？」太宗道：「卿昭不信節，冥不墜行，朕所素知。目今天下雖治，仍有未治者存焉；天下雖安，尚有未安者在焉。」尉遲恭道：「臣居湖廣，無日不看京報。未治、未安之處，臣寔不知，願陛下一言，以發臣之愚昧。」太宗道：「卿方涉遠而來，明日再說罷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君憂亦憂，君喜亦喜。萬歲今日不言，臣今日夢寐不安矣。」太宗見尉遲恭忠心現於顏色，不得已方說道：「此番突厥不朝不貢，到也罷了，每年遣使臣責朕忘恩負約，索取冀州地方，此事當之如何？」尉遲恭奏曰：「突厥不朝不貢，抗違天命，其罪一也。索中國之土地，貪利忘份，其罪二也。自恃勇悍，欺吾國老臣無用，其罪三也。主公若不發兵究治，恐國威挫損。四夷背叛，悔無及矣！」太宗道：「須待開春發兵，卿家回府養息罷。」傳旨退朝。

過了數月，正是新春時候，太宗命尉遲恭當殿掛帥，賜上方劍一口，斬殺自由。又賜敕書一道，御筆親題十二字，書云：「公卿以外文武等官，任爾調用。」太宗又命趙國公李靖為軍師，一同北征，各賜御酒三杯。尉遲恭與李靖謝了聖恩，退回帥府。文武官員都來參見。次日，尉遲恭上殿奏曰：「十三省兵馬，都是向日與主上平十八路反王，掃六十四處煙塵，今日太平，念其休息，不失主上子庶民之道。惟有湖廣之兵，未經報效，今日北征，應該用之，不知聖心如何？」太宗道：「卿既為帥，何必問朕，自裁可也。」尉遲恭謝恩而出。回至帥府，發軍書十二卷，往調湖廣德安、陸安、鄖陽、岳州、黃州、漢陽、常德、永州、衡州、桂陽、辰州、襄陽十二郡軍馬，克日在潼關取齊。留荊州、武昌、長沙數郡不動。又命尉遲寶林，也來北征，加升雙龍鎮千戶。朱天祿為提調軍馬總管之職。其餘隨征將士，不必細述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